



果洛笔记(三)

年保玉则，天神的花园

徐剑

胜，将山神的四个女儿任他挑选为妻。青年猎人答应了。后来年保玉则山神大胜而归，映出四个女儿，青年猎人看上了山神小女儿梅朵陀金，就是那条小白蛇化身而来。可是，梅朵此前已许给阿尼玛卿山神，但年保玉则山神并未失言，令小女下嫁。梅朵陀金为青年猎人生下一子，仅恩爱了一年，便被阿尼玛卿山神拐走。儿子取名帕合泰，后生下四子，二儿子索南本奉父之命出家为僧，其余三子皆为果洛部落的先祖。

青藏在上，昆仑成了“大地唯一的神山”，诸神聚居地，也即诸神诞生地。对于古羌戎历史研究甚深的大历史学家顾颉刚在《昆仑传说与戎羌文化》一文写道：“古史人物即由神话人物转变而来，但这些神话人物从哪里来，终苦于摸索不到边际。现在我们明白了，这是东方人接受了西方文化，也就是西方的宗教变成了东方的历史。”顾老预见，远古年代，在昆仑山之西，有一条东西方文化流的古道，早于丝绸之路。

站在久治县城丁字路口，暮色四起，夜空下，他有些迷失，一种穿越历史黑障的迷茫。风从远古吹来，挟着年保玉则冰河涛声，天神的花园在呼唤他。翌日清晨，天晴得好，像蓝经幡一样透明。从久治县城往年保玉则走，不用骑马，车子可直达。因为封山之故，当年的旅游道多已破旧，坑坑洼洼，行驶一小时，抵达藏族村庄。车窗左侧，从山之北，一条小河从山里流出，是他记忆中的仲曲吧，冰泉淙淙，漫漶无际，汇出一片湿地。牧场上，聚集了许多人，以他对于藏区地理与景观风情的熟悉，此离年保玉则已经不远。他在叩响年保玉则的门环。

车子左拐，沿湿地边缘行驶数公里，朝着山之北驶去。绕过那片冰河草地，车子在山坡前停下。下车，从隆格山垭口，徐行上山。彼时，海拔已升至4398多米，要翻过一道山梁，再往西姆措走出。自2020年5月最后一次进藏，他两年未涉足高原了，依然大步往荆棘丛穿越，并未气喘吁吁，幸哉徐翁未老。居然第一个爬上山坡，年保玉则惊现于视野里，狠狠地撞击着他的眼球。色莫岗，他惊呼，果然是一座天神的花园，没有一点夸张之语，黑色山脊，中间白色，底部青绿，山麓从北向南连绵40公里，东西纵深25公里，是藏区历史地理著名的六岗之一。夏季风掠过，巴颜喀拉之麓的冰雪融尽，5369米的主峰年保玉则露出锯齿之状，像无数朵莲花一样簇拥，交织怒放。主峰坐北朝南，东西两侧像金刚兀自而立，重峦叠嶂，山外仍是黛色之山，于大河与长江之间。主峰下，峡谷里两条冰河流出，缓缓流入西姆措，碧水、蓝天、黛峰映入湖中，倒映成一幅油画。南面山坡上，野草葳蕤，蓝色的绿绒蒿、蝴蝶翅般的马先蒿、黄色的金露梅、银露梅、维西银莲花，还有格桑花开满山野。石缝里钻长出的水母雪兔子，毛茸茸的水母状，浮舟飞天，颇像天神撒针种草，成花。一眼看过去，芳草、野花、雪峰，青色的牧场，皆映在湖中。云在空中凝固了，万般皆静，唯有麻鸭、灰头雁的啼鸣，长一声、短一声唱和，与草原上的群鸟，合奏天神的歌谣。彼时，玛尼石堆的经幡迎风而舞。风鸣马啸，蹄声渐近，是山神巡山而来，他就是那头白牦牛化作的山神吗？

星辰美景谁与共？他边观湖景边拍照，往西姆措走去，无意触摸了下背囊，囊中装有一部巨著，乃白玉乡白玉寺喇嘛扎西桑俄、更嘎仓央所著《年保玉则山水文化史册》，彻夜而读，掩卷时，惊叹不已，此乃古羌戎人类学的书，更是自然万物的博物辞典。书中写道，年保玉则有三个世界：一个外层，俗称外世界。可观山水河流、花草鱼木、村落、牧场和喇嘛庙，人能触目而感。一个密层，又叫密世界，为天神、山神之户，即佛家坛城，西姆措、鄂姆措、日干措，分别有九座坛城，住着神山圣湖的本尊与护法。上下左右观，九座坛城分三层，层层叠叠，金碧辉煌，本尊天神与高僧大德，皆住在城中央，众神、菩萨、金刚，皆从东西南北四门出入。古羌戎的神话人物，就是这样诞生了。最后一个内层，亦称内世界，在多维时空中，有量子纠缠。一念红尘起，一念天宇外，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生生死死，构成了人类认知感应维度，无法抵达光年与外太空。

时光天河，一瞬千载，万年一瞬，唯有西姆措湖中的鱼儿知道。他将带来的馒头抛向湖中，一群鲤鲤、黄鱼向他游来，似乎会人意，一点也不惊慌。也许是天神与山神，是西姆措与鄂姆措化身而来吧。

那天中午，他坐于玛尼石堆前高台上，天地皆静，唯有风语。静静地，山神几度还，牧场好多白牦牛、黑牦牛。仰望色莫岗，仿佛又看见山神幼女化作白蛇，爬行于草地中，被老鹰所获，衔于天穹。青年猎人一箭射向老鹰，救下白蛇，蛇化作仙女，做了猎人之妻。当地人指了指石山上那块白石，恰似蛇状，他惊呼，藏地版的白娘子传奇啊。

千年等一回。一条鱼，一条白蛇，一个藏女西姆措，就在天神的花园里，凝固为一块白石，化作一条锦鲤，一群美女，在等谁呢，等青年猎人，还是在等他，等你，等我？！

且看果洛笔记之四《一岭分江河》。

(作者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

也不知从哪一天起，年保玉则像一片魔域，一个风洞，一尊吉祥宝瓶，张开巨大的口，飓风般地裹吸着他，往巴颜喀拉一步步走近。

几年了，他的极目处，不再是西藏，而是离河源最近的荒野。然，心欲求之，身却远之，迟迟不可见也。他伫立于京畿城郭，西北望，像一只鹤立高枝的白鹭，望尽秋水，不见年保玉则开门，唯有念想。心心念念，念兹在兹。此境经年，他在图文与想象中，亲近那片西极圣境。后来，又不断迂回接近。不为瞻望，只为抚摸她的玉指。

梦新年保玉则，却魂系昆仑。他以16岁的花季投戎机，44载军旅解甲归去，耳濡目染两个词：昆仑、黄河，默念一生。这支军队，这群人民子弟兵，皆以昆仑为军魂，以黄河为血脉。他“不自量力”，小个子居然扛下一座昆仑，策划“新山海经”文学丛书时，当仁不让要写《昆仑山传》。河出昆仑，四代帝王钦定。万山之祖，莽昆仑横亘青黄，堪称一条中华龙脉，横空出世。昆仑之雄，雄在巴颜喀拉，一座黛色的山。而巴颜喀拉主峰就在年保玉则，不可不观也。青海人民出版社费尽移山心力，终于拿到了进山考察通行证，圆了他的年保玉则之梦。

那天，在阿尼玛卿雪山垭口前停车，向神山与风马旗心祈一愿，最后打望一眼雪山冰川，登车，向久治县驶去。一路上，黄河青山不时惊现于车子两厢，青绿，满眼青绿至此，极养眼儿。空山无树，远芳侵旷野，小花开得正盛，山岭的曲线，宛如天鹅绒一般。凝视着大河清波，他知道几个小时后，黄河水将流至玛曲县草原，与他几年前遗落于此的气息、体温、旅痕融为一体。而他梦中的天神花园呢？

车抵久治县城，时已傍晚，入住一家藏式酒店，放下行囊，已经是饭点。久治离川地近，桌上佳肴，有藏地风、果洛味，手抓羊肉极鲜，说是年保玉则那边牧养的羊，受天神惠顾。而更多的川菜，一种火爆的红与麻。因了海拔不高，未至生命禁区，他品了几杯红酒，有点微醺。饭毕下楼，晚风从雪山那边吹过来，从黄河岸边吹过来，奔突于县城唯一主街道上，清冷冷，一个空字了得。站在酒店门，远眺大街，几无行人与车辆，空空荡荡，仿佛是一座上天之城，仅供天人居住。然而，他最醉心的还是天神花园。来前，出版社与省上联系，要准行证，说入年保玉则，道窄坡陡，且在高海拔之地，行路难，须骑马而入。他说好呀，马踏飞燕，蹄染花香，那是一种怎样的浪漫与风情！

此前，他对年保玉则已做足了功课，环主峰之下，有三个湖，即西姆措、鄂姆措与日干措，西姆措是最先开发的。相传，三果洛部的先祖帕合泰的父亲当时是一个年轻猎人，有一天上山打猎，见有鹰叨白蛇，他射鹰救蛇，小白蛇为山神之女，遂引他见了父亲。山神对猎人说，明天有一场大战，自感打不过恶魔，恳求猎人袖箭相助，以救苍生。并许诺此战能



年保玉则风光

徐剑 摄

一言难忘

数学与哲学

苏禾日



在真空状态下，不可能产生一个成功的教育制度，也就是说，不可能有一个和现存智力环境毫无瓜葛的制度。教育必须是现代的，否则，会像所有有机体一样，难逃消亡的命运。

——(英)怀特海

作为一位著名的数学家，是如何认识数学课程的价值以及应该如何学习数学呢？怀特海在《教育的目的》中谈到了现代教育思想与理念的问题。他指出，传统的智力观和教育观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已经显得“过于狭隘”了，尽管它们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曾经成绩斐然一执牛耳”。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智力观、教育观也要随着变化，甚至需要“一场教育的革命”。要使教育生动活泼而且富有成效，就需要把握时代的脉搏。一句话，教育必须与时俱进。数学教育也是如此。怀特海的数学教育思想，就是建立在这样的立场上——如何让学生真正喜欢数学，而不是学习越来越多的数学知识，如何“让这门学科对于学生而言，成为一种快乐的真正理由”。

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数学若想在普通教育中有所用，就必须经历一个严格的选择和适应的过程。很明显，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在这门学科上投入多少时间，一般的学生都不会有多少收获……向青年展示这门科学，必须摒弃其深奥的一面。直面数学，它必须直接而简练地探讨一些具有深远意义的一般概念。

——(英)怀特海

我的观点是，学习数学的目的不是盲目堆积特殊数学定理，而是最终认识到，之前多年的学习说明了数字、数量和空间的关系，这些关系才是最为重要的。这样的一种训练必须作为一切哲学思维的基础。实际上，初等数学如果能够被正确地设想的话，就会正好能够给普通人以所能接受的方式接受哲学训练。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应该避免无意义的细节堆砌。只要你愿意，就尽可能做些例题；让学生们学上几学期或是几年。但是这些例题必须能够直接说明主要的概念。用这种方式——也只能以这种方式，才能避免致命的深奥性。

——(英)怀特海

怀特海明确指出，数学教育的主要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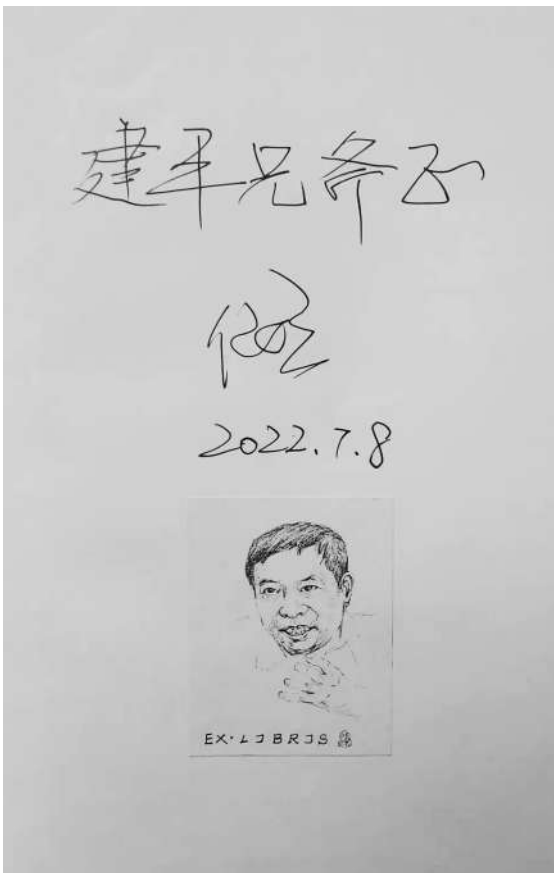
的不是培养职业数学家，也不是培养那些“因为职业的关系需要一定数学细节知识的人”，而是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对学生进行哲学的训练。也就是说，学习数学不是要背诵那些特殊的数学定理，而是认识和把握数字、数量和空间的关系，“作为数学基础的那些主要概念其实一点儿也不深奥。它们是抽象的，但是在自由教育中，把数学包括进去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训练学生掌握抽象的概念”。如何让学生掌握那些抽象的概念和一般的定理呢，怀特海主张，要通过实例“来给这些定理以有力的说明”。但是，这也不是意味着反复做重复性的练习刷题，而是要用少而精的方式，选择那些“能够直接说明主要的概念”的例题，让学生通过具体的练习来认识和把握定理。在一定意义上讲，抽象的方法是数学和哲学共同的特点。数学思维的训练，对于哲学思维的发展无疑是有促进作用的。据说，在以研究哲学为主要方向的柏拉图学院，大门口就有一句话：不懂几何学的人不要进入。怀特海还认为，学习数学历史对于学生的数学思维具有重要意义，“另一种可以归纳学生所学概念的方式是利用数学史，不能把数学史看作只不过是一串人名和日期的简单结合，而应该看作是一般思维趋势的阐述，这种阐述使得这些学科成为最初设计时的兴趣目标。”在书中，怀特海用了大量的篇幅，论述数学学习对于逻辑方法训练的意义，并且从精简教材内容到改进教学方法等方面，全面论述了他心目中理想的数学教育，提出了“继续坚持数学教育的改革，使之能够把这些更广泛更具有哲理的精神包含进去”的设想，许多见解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梨树院 随笔

侯光明《拾光影记》

杨建平



阅读提示：

电影发展到今天，迫切呼唤具有深刻文化意义、对民族历史进行深入思考、对人性真善美进行审视的“文化大片”，并对“文化大片”的独特品格和审美体系概括为五大要素：符合主流价值、弘扬民族文化、秉承时代精神、顺应大众需求、展现国家形象。

书中有一篇《时代呼唤文化大片》，只有区区五千字，但却能在历史和现实的交汇综述中提出电影发展到今天，迫切呼唤具有深刻文化意义、对民族历史进行深入思考、对人性真善美进行审视的“文化大片”，并对“文化大片”的独特品格和审美体系概括为五大要素：符合主流价值、弘扬民族文化、秉承时代精神、顺应大众需求、展现国家形象。对怎样引导创作文化大片，作者也提出“以艺术性为前提、以商业性为保障、以专业性为基础、以创新为动力、以品牌为载体”的主张。可谓直击要害、只撷干货的大家风范。

当然，书中最具学术价值和理论创新的，还是他提出的“中国电影学派”及其理论体系建构。只可惜我只是一个热爱看电影的人，对电影理论所知甚少。从一个门外汉的角度看，书中提出中国电影学派的三个内涵及其推动中国电影学派的民族气派、国际视野、开放格局、高度包容等内容的论述，我都觉得耳目一新。

不论是内行的看门道，还是外行的看热闹，我觉得光明兄这本《拾光影记》，都值得一阅。

(作者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梨树院

光明兄与我都是河南人，在北京各自奔忙，多年竟然不认识。直到年逾花甲转岗到全国政协后，才相见恨晚。他原本在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组织管理系统科学并担任学校领导，2011年跨界到北京电影学院任党委书记，一干就是10年。这十年，他发挥自己组织管理系统科学的专业优势，从系统学的角度对电影行业进行整体观察和系统研究，反而有许多新思维、新观点、新成果。

《拾光影记》一书，就是光明兄十年跨界研究的文章汇集。

书中分“求索之光”“传承之光”“匠心之光”“育人之光”“发展之光”“理想之光”六个部分，分别就电影理论、电影文化、电影创作、电影教育、产业发展、电影强国等展现自己的所思、所想、所悟。

书中的文章都不长，但却处处体现作者的站位之高、视野之宽、思考之深、表达之准。